

綠林都督陸榮廷

王 成 聖

家境貧寒屈身為盜

民國初年，軍閥盤據全國各地，除了川康滇黔粵桂，和東北、西北外，全部都是淮軍餘孽，北洋嫡系。這些非北洋系軍閥能够站得住腳，確實很不容易，尤其是東北張作霖，近北洋而非北洋，粵桂陸榮廷，跟北洋系毫無關係，尚且在前清時代就和滿清新軍處於敵對地位，以一介綠林豪強，略識之無，竟能雄據華南達十餘年之久，可以稱之為奇跡。因此，無論就那個角度看，他都是民國史上的一位傳奇人物。

民國紀元前十年（一九〇一），廣西始有新軍，先設立了一所陸軍幹部學堂，繼而編成常備新軍一協（旅），可是，廣西軍權却始終抓在兩位綠林好漢手裏，一是廣東人龍濟光，一是廣西人陸榮廷，龍陸都是官軍收編的綠林軍，在廣西根深蒂固，聲勢浩大，新軍幾難與抗衡。尤其當右江道統忠字營全軍的黃忠浩卸職，龍、陸二人便將守舊制舊操，使用新式槍械的忠字營照單全

收，兵力倍增，廣西地瘠民貧，簡直供養不起，唯有向外發展，龍濟光以廣西提督率所部忠字營入粵，廣西便成了陸榮廷一個人的天下。

陸榮廷原名阿宋，出身貧賤，自幼孤寒，為環境所迫鋌而走險，淪為草莽英雄，小小年紀竟然勞動官府懸賞緝拿，在家鄉存身不住，便糾合了一批「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弟兄，到廣西龍州一帶，專一的明火執仗，劫富濟貧，漸漸的成為梁山寨主，陸榮廷也在分金聚義廳上發號施令起來。

陸榮廷屈身為盜，却是盜亦有道的。龍州即今之龍津縣，在鎮南關以北，與今之北越相接壤，北越、南越在前清合稱安南，由法國人所佔據，法人經常越境，欺官殘民，深為廣西官民所痛恨。陸阿宋第一個下手的對象，便是這些越境而來的法國人，槍械財物，搜掠一空以外，闖上陸阿宋的法人十中有九會送命。其次，才輪得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如升斗小民，貧苦災黎，則在其賑濟救助之列。因此，陸阿宋的綠林部隊，反比官兵更受百姓的愛重，的是名副其實的俠盜。

除了法國人之外，安南人也向為陸阿宋所不齒，他認為安南人不知亡國之恨，反而狐假虎威，仗法國人的勢，專門欺侮毗鄰的中國同胞，所以陸阿宋一旦遇上了安南人，也是決不輕易放過的。龍州一帶的青年子弟，風聞陸阿宋的鋤暴安良，劫富濟貧，種種俠義之風，對他深為景仰，一有機會，便去投奔於他，這使陸阿宋的手下人馬越來越多，聲勢越來越大。他部勒屬衆，嚴明號令，白天在深山之間習武操槍，夜間則蠶擁而出，明火執仗，使龍州官兵，法國軍隊都拿他奈何不得。

草莽出身的陸榮廷，真誠坦白，胸無城府，對於他的往事，從來不加隱諱。民國八年初，是他的桂系勢力擴張至於湘、桂、粵三省的巔峯狀態時期，他身為軍政府七總裁之一，以廣東、湖南為外府，有一次歡宴港粵記者，陸榮廷的舅爺，湘粵桂三省聯軍總司令兼廣西督軍兼督湖南軍政兩事宜的譚浩民也在座作陪。陸榮廷三杯下肚，逸興遄飛，談起他和他夫人當年成親的經過。

當着舅爺的面，居然也毫不隱諱。

陸榮廷搶親，是當年兩廣一帶膾炙人口的傳奇故事，緣早年龍州有一霸，便是鹽梟巨擘亞雄，生有一子一女，都有一身的武藝，女兒長得貌美如花，生來精明強幹，又復身手矯健，武功高強，一般江湖之輩自慚形穢，高攀不上，所以過了花信年華，依然小姑獨處，未曾論過婚嫁。兒子便是譚浩明，性烈如火，殺人如麻。這三父女平時都住在一艘大船上，龍州河上到處都有他們的徒子徒孫，忠實信徒，連龍州俠盜陸阿宋也是望塵莫及，相差甚遠，勢力遠不如譚氏一家。

船頭搶婚山中定情

譚家父女三人以販賣私鹽爲業，龍州河兩岸都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區。對譚亞雄的女兒，江湖上人都尊稱她一聲譚大姊。有一天陸榮廷乘船通過龍州河，入夜和譚家的大船停泊在一起，傍晚時分在船頭上閑閑的一坐，一眼便瞧見譚大姊在鄰船上忙忙碌碌，陸榮廷半輩子所見的女人自不在少，可是像譚大姊這麼漂亮的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因此他情不自禁的看得呆了。湊巧譚大姊也回眸一看，見有一名醜漢在向她垂涎三尺，目不轉睛的盯着望。於是譚大姊也不覺冲他嫣然一笑。



民國初年南方之強，廣西都督陸榮廷，他和「東北王」張作霖，同為袁世凱最感頭疼的頑強人物。

詎料這回眸一笑竟讓陸榮廷會錯意了，色授魂與，神魂顛倒，他誤以爲蒙受佳人青睞，便派人去打聽那是那一家的姑娘，方好派人去提親，然而派去的人一回來，便兜頭潑他一盆冷水，雙手直搖，神情嚴重的告訴他說：

「那位姑娘是亞雄的千金，龍州河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譚大姊，連多睇一眼都會惹禍上身，我看你就莫要虎口裏拔牙吧！」

陸榮廷當然聽說過譚家三父女的威名，可是他一見鍾情，萬般難舍，當下口中不說，心裏却有了個拚命的計較，他召來一批藝高人胆大的心腹弟兄，附耳相告，如此這般。先打聽好譚大姊每天上岸的時間，等到譚大姊如時提籃上街，打酒買菜，爲父親爲弟弟治餐。陸榮廷便悄悄的到沽酒店去埋伏起來，當譚大姊把酒壺往櫃台上一放，右手伸入衣袋掏錢。陸榮廷便一躍而出，右手將她攔腰一抱，左手拿一張膏藥，往譚大姊的櫻桃小口上一貼。譚大姊右手抽不出，武功無從施展，嘴巴又被膏藥貼牢，呼喊之聲喊不出口，便唯有被力大無窮的陸榮廷，往肩上一揹，拔腳飛奔，逕自入山。這時候，沿途都有陸榮廷的弟兄在接應，一面放鞭炮，一面跟着跑。途中行人看到，只道是廣西陋俗，貧家子弟在搶婚咧，也不過是拍拍巴掌，看陣熱鬧，絕無一人上前干涉。唯有沽酒店裏的夥計，和譚大姊原是認識的，眼見她被陸榮廷搶走了，立即趕到譚家船上，只見譚浩明一個人在，便一五一十，告訴了他。譚浩明原是個霹靂火一般的人物，一聽胞姐被搶，登時就怒火冲天，咆哮如雷。伏着一身本領，問明白了陸阿宋的梁山寨所在，便一路飛奔的直追上去。

倘若陸榮廷被譚浩明追上了，那就要演出陸譚兩家火拼，兩虎相鬥，必有一傷，龍州兩大豪強，未來的命運，全部都要改寫。所以在這時候，陸榮廷確是非常的危險，大有性命交關，間不容髮之概。然而，陸榮廷和譚浩明同樣的跑得够快，只是陸榮廷輕車熟路，譚浩明難耐山徑曲折

崎嶇，因此雙方的距離便漸漸的拉長，長到讓陸榮廷有了個生米煮成熟飯的空檔。於是，當譚浩明怒火中燒，氣喘如牛，終於找到了陸榮廷的巢穴，為時已是金烏西墜，星月交輝。他放眼看去，但見一排房屋中黯黯寂寂，全無燈火，一時分辨不出他胞姐究竟被抱到那間屋子裏了。譚浩明在屋外三尸暴跳，七竅冒煙，把搶他胞姐的陸榮廷，罵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乃至於好話歹話全都說盡，屋中仍舊一無反應，二無聲響；陸榮廷竟在這一髮千鈞之際，顛鸞倒鳳，成其好事了！

原來，譚大姊是平劇「慶頂珠」中蕭桂英一流的人物，自古英雄愛美人，美人也是愛英雄的。陸榮廷其貌雖醜，其人雖蠻，可是，譚大姊被他揹在背上，跑了一陣，畢竟也覺得這小夥子敢於下手搶她，那就等於豁出性命在蠻幹，一份情意總歸是假不了的。何況，她看得出他有一身的武功，包天的胆量。拳頭上站得起人，胳膊上跑得了馬的譚大姊，不由得起了惺惺相惜，既憐且愛之念。俗話說，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層單。陸榮廷翻過了一座山，到了他的梁山寨，再一行強，譚大姊也就甘於雌伏，任由他將生米煮成了熟飯。此所以，直到譚浩明在外頭罵得舌蔽唇焦，嗓音嘶啞，正在暴跳如雷，方始看見有一扇門呀然打開，內中走出一個人來。譚浩明正待縱身躍上前去，猛可揮出一記老拳。然而黑暗之中，那人開口說了話，居然是鶯聲嚶嚶，含羞帶愧的一句：「弟弟，你回去吧！」

走出門來反勸譚浩明回去，莫管閑事的，赫然是雲鬢乍亂，兩頰含春的譚大姐，「你回去吧

」四個字，一切盡在不言中。譚浩明被驚呆了，他怔了半晌，無可奈何且歸去，只好默無一語，廢然折身回船，乾脆把他的胞姐，給陸榮廷留了下來。

官府招安青雲直上

第二天，陸榮廷便和譚大姊雙雙對對，攜幾色禮物，歸省省親，同時負荆請罪，搶親成為事實，米已成飯，木已成舟。譚亞雄再威猛暴躁，也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好認了陸榮廷這個女婿。

仇家變為親家，互結秦晉之好。龍州二強，陸家的陸地英雄，和譚家的水路英雄，也就結成了一家，雙方的聲勢更顯赫了。陸譚合流，水陸並進，沒本錢的買賣越做越「發達」。陸榮廷充份表現了他的組織能力與領導長才，有時候連老丈人都要聽聽他的主意。陸榮廷依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龍州有一座天主堂，一位法國神父養了兩條狼狗，也不知咬過多少路過的人，狗仗人勢，被咬傷的唯有徒呼負負，私底下談起法國神父與其狼狗來，無不切齒痛恨。事為陸榮廷所知，便帶了兩把鐵子，故意的在天主堂門前晃盪，當兩條狼狗照例撲上來便咬，陸榮廷便雙刀齊下，把兩條狼狗全給殺了，神父居然掏出槍來要陸榮廷陪命。被眼明手快的陸榮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制服，再把神父往肩上一擡，跑到河邊拋下水去，灌了一肚皮的水。消息傳出，龍州百姓人心大快，高聲喝采，都在盛讚陸榮廷給他們出了一口惡氣。祇不過，法國神父喫了大虧，却將陸榮廷恨之入骨，清末風氣，是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法國神父便去催逼官府，逼他們嚴行緝拿陸榮廷。官府只好貼出煌煌告示，懸賞

緝凶，陸榮廷為避避風頭，又到桂越邊界走了一趟，在高山峻嶺間，設下陷阱，生擒了六名入山打獵的法國官兵，惱怒了法國人，派一名將軍，率大隊法軍前來進攻，被陸榮廷、譚浩明兩路夾擊。陸榮廷素有神槍手之譽，他高高站在一座山頭上，一槍射穿了法國將軍的軍帽，吓得大隊法軍抱頭鼠竄而逃。然後再集合所部，在桂越邊界出沒無常，規糧規械，專找法國人和安南人的麻煩。法國人派隊來攻，無論大隊小股，一概被陸譚聯軍打得損兵折將，落花流水而走。法國人對陸榮廷頭疼萬分，唯一的方法便是逼迫清吏，當時唐景崧以一名候補知府，想在桂越一帶混世界，是他首先提出收編陸榮廷所部的計劃，只是法國當局不同意，他們唯恐陸榮廷成為正式官兵後，對法國人、安南人的報復會變本加厲，因此極力阻撓。最後始由廣西提督蘇元春出面收編，他委陸榮廷為健字前營統帶，譚浩明則任幫帶官。所謂健字前營，便是由陸、譚兩股綠林弟兄改編而成的一支廣西舊制邊防軍。

陸榮廷字幹卿，他這個名和字全是由蘇元春代他改的。蘇元春是一介桓桓武夫，出身行伍，早已風聞陸榮廷的俠盜作風，對他相當賞識，頗有惺惺相惜的意味。因此陸榮廷在蘇元春的盡心培植之下，他和龍濟光的兵力越來越見擴充。結果是在辛亥革命、廣西獨立以前，兩支匪部分別佔據了粵、桂兩省地盤。龍濟光帶了他的濟字營全軍進駐廣東，陸榮廷便儼然執廣西軍界的牛耳。環顧八桂，只有趙恆惕所率的一協(旅)新軍，以及趙所兼長的陸軍幹部學堂。然而趙是湖南衡

山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未久，他在廣西居於客卿地位，深知新軍力量不足與陸榮廷抗，所以採取不求進取，彼此相安的態度，和陸榮廷處得相當之好。民前一年（一九二一），廣西軍政首要，有了一次很大的變動，廣西巡撫換了湖南長沙沈秉堃，臬司則為湖南瀏陽歐陽中鵠，右江道劉人熙也是湖南瀏陽人，他和歐陽中鵠是兒女親家，劉的女兒嫁給了歐陽三子，生了個兒子便是投共的戲劇家歐陽予倩。全廣西的首要只有藩司王芝祥籍隸河北大興。可是，王芝祥又是劉人熙的姐夫。八桂文武大吏鄉誼感誼搞在一起，再加上新軍協統趙恆惕又是湖南衡山籍。在湘人治桂的情勢之下，陸榮廷這唯一的廣西要員當然要吃點虧了，因此他率部駐防南寧，退保一隅之地。是辛亥革命幫了陸榮廷的大忙，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廣西首府桂林，右江道劉人熙返里。王芝祥和歐陽中鵠開始有所歧見。歐陽主慎重，存心觀望，王却先一步致電劉人熙，請他和湖南諮議局長譚延闓連絡，謀湘桂二省聯合響應。陸榮廷則把這一可乘之機，命他的部下與民黨通聲氣，企圖假民黨之勢，重新掌握全桂。陰曆九月十五，歐陽病逝任所，當夜王芝祥便派遣部下遍城貼起獨立標語。翌日桂林全城白旗飛舞，廣西宣告獨立。羣推沈秉堃為都督，王芝祥、陸榮廷副之。

宰制三省擁兵十萬

陸榮廷乘辛亥革命的大好機會，稍稍揚眉吐氣，自湖南人的壓抑之下脫穎而出，但是他仍不滿足。五天後他唆令親信的二十四、二十五兩隊發動兵變，搶劫藩庫庫銀，佔據重要機關，一

舉控制桂林全城。當時頗有內戰一觸即發，全城立將糜爛之勢，廣西人浩劫當頭，人心惶惶。幸虧趙恆惕識大體，他以一方生靈為重，第二天便率領新軍全協，出湖南，往援攻打南京的革命軍，仍以桂軍北伐號召天下。於是沈秉堃、王芝祥相繼跟進，各率一支人馬出桂援寧。還有一支邊防軍則在湘桂邊境被張其鎰所吸收，也成為張的南武軍了。湘人治桂的局面全盤更改，八桂盡入陸榮廷掌握，他當上了廣西都督，乃將所部改編成兩個師，發表愛將陳炯明為第一師師長，小舅子譚浩明為第二師師長，還有一些零星隊伍，則分別改為若干路統領。

從民國元年起，陸榮廷一系綠林人物，在廣西植下了深厚的基礎。八桂幾已成為陸榮廷的家天下。民國三年，袁世凱陰謀稱帝，袁對陸榮廷籠絡羈縻，任他為耀武上將軍，封世襲一等公爵。陸榮廷却大大的耍弄了老袁一次，當雲南首義，護國軍進兵川邊。陸榮廷便搶先一步，自告奮勇，向袁世凱說他要與兵攻滇，替袁家班打前鋒，條件是補給一批餉械。袁世凱老奸巨猾，不予置信，他答應餉械照撥，但却提出反條件，要陸榮廷改任貴州宣撫使，以陳炯明代督廣西軍務。陸榮廷居然一口應允，可是在餉械到手以後，立刻改弦易轍，參加了護國軍的行列，並且迎入老上司前桂撫岑春煊，在廣東肇慶成立了都司令部，陸系勢力自此侵入廣東。

帝制戰爭告終，袁世凱死黎元洪繼，陸榮廷乘機擴張，奄有粵桂兩省，他以譚浩明督桂，陳炯明督粵，所部從兩師膨漲到七個軍，那真是駭

人聽聞之舉。不久湘軍謀逐北洋系督軍傅良佐，陸榮廷即以軍政府七總裁之一的名義，發表譚浩明為粵桂湘聯軍總司令，逐走傅良佐後，湘軍兩派譚延闓與程潛鵠蚌相爭，相持不下，陸榮廷更是漁翁得利，派譚浩明兼督湖南軍民兩政事宜，將湖南一省納入他的統轄之下，這便是草莽英雄陸榮廷，一生之中的極盛時期了。

可惜好景不常，段祺瑞任國務總理，力倡武力統一全國，北洋精銳第三師曹錕等部大舉南下，旅長吳佩孚乘聯軍前線將領意見橫生，指揮不靈，乘勢進攻，迭陷名城，湘境桂軍被迫退回廣西。陸榮廷乃改以莫榮新繼陳炯明督粵，頻頻阻撓中山先生的護法大業。在那一段時期，粵境桂軍仍然號稱有十萬之衆。

然而曾幾何時，由於軍政府七總裁之一的岑春煊，與北洋政府相勾結，中山先生下令粵軍回粵，陳炯明的一支勁旅，亦自福建回師猛撲廣州，中山先生號召義師，明令討伐桂系。陸榮廷兵敗如山倒，粵境桂軍全部退保廣西。十年五月五日，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六月十八日對廣西下總攻擊令，連克梧州、潯州、南寧、桂林各要地，陸榮廷大敗，廣西全境迅告肅清，陸榮廷二十年的基業被摧毀無遺，結束了自民元以後整整十年的綠林人物，西南軍閥宰制八桂之局。中山先生派廣西文治派巨擘馬君武為廣西省長。陸榮廷先走安南，後赴上海。他在黃浦灘上，十里洋場做寓公，由於手頭的錢不多，竟至靠部下接濟，及典質變賣苦苦維生，民國十七年元月在上海病逝，在世七十三歲。